

人生很多相遇,看着是偶然,其实都埋着长长的引线。回望十六载军旅生涯,最让我刻骨铭心的,不是训练场上迎面扑来的大风,也不是行军路上脚底磨出的血泡,而是办公室那盏常年不灭的灯火,还有无数日夜相伴我的纸笔文字。

很多人当兵,青春是钢枪、队列、嘶哑的口号。而我的十六年行伍生涯,甚少握枪,大半岁月只与一支笔相伴。别人守边防、站哨位,我以笔作枪、以纸为阵地,在方寸文稿间,守着独属于我的一方军营。

如今静心回望,我与文字的这份不解缘分,早在穿上军装之前,便已悄然埋下种子。

那年报名参军,大队民兵营长通知我填写《应征公民入伍登记表》。身边同乡随手拿圆珠笔、钢笔匆匆填完,草草上交。唯有我,自幼家中长辈重视诗书笔墨,练得一手毛笔字,总觉得入伍是人生头等大事,半点马虎不得,便认真真用毛笔誊写完整张表格。

如今再回看,当年字迹算不上上乘,满是少年人拘谨生涩的稚气,可一笔一画端端正正,字字皆含诚心。或许正是这张与众不同的毛笔报名表,让前来接兵的干部多留意我几分,记下了我的名字。

当年乡里征兵,全乡十八个村,仅有十四个人伍名额。我们大卢村四名青年全部通过体检、政审,是全乡合格人数最多的村子。但全乡总计十五人符合征兵条件,名额却只有十四个,注定要有一人落选。召开定兵会时,有人提议:大卢村合格青年最多,就从村里删减一人。接兵干部当场表态:“大卢村的卢世平,不能删,这个人我们要带走。”听到自己的名字被那样果断地说出来,我心头一

笔墨军旅

□ 卢世平

热,也第一次意识到,那个叫卢世平的乡下青年,已经被“记住”了。

刚踏入军营时,我只是懵懂新兵。褪去便装、换上戎装,心中满是激动与憧憬。那时我天真地以为,当兵不过是喊口号、练队列、强体能、摸爬滚打。训练的确艰辛:正步踢到双腿肿胀,单杠拉到掌心磨泡,深夜拉练奔袭,胸腔燥热得如同火烧。我从未料到,往后十余年朝夕相伴的,不是训练场的尘土汗水,而是机关办公室长明的灯火与案头文稿。

同期三百多名新兵从高邮、南京、山东各地汇聚,统一编入新兵大队集训。每日高强度训练,我从未偷懒懈怠。可因自幼写字工整、文笔扎实,我渐渐被大队部看中,成了新兵里专职抄写、撰写各类材料的人。

彼时条件简陋,新兵大队既无打字机,也没有复印机。花名册、通知、领导讲话稿、授课材料、新闻稿件,全都依靠人手搭配复写纸,一笔一划手抄誊印。大队部材料紧缺时,广播便会传唤我前去帮忙。战友下课休息、午间小憩、傍晚放松的时光,我大多伏在案头抄写文稿。常常是整支新兵队熄灯安寝,营区万籁俱寂,唯有大队部一盏孤灯长明,只剩我一人伏案赶稿。

抄材料要求严苛,不许错字、不许涂改,但凡写错一字,整张纸直接作废,只能从头重写。无数个深夜,我独坐灯下,反复抄写、核对、校验,不敢有半分松懈。也正是从那时起,我真切读懂:部队文字工作无小

事,落笔即是规矩,执笔便扛责任。

三个多月的新兵集训转瞬即逝,辛苦却格外充实。集训结束,我被分配至武警南通市支队机动中队。彼时的我训练踏实、处事稳重,加之出身中医世家,自幼跟随父亲研习中医,相较普通新兵,多了一份难得的沉稳耐性。

次年春天,省总队开办全省卫生员培训,名额十分稀缺,我们中队仅分得一个推荐指标。班长十分看好我,第一时间向中队长举荐,理由充分:卢世平有中医功底,心性沉稳,最适合深造卫生专业。所有人都认定,我去参加培训顺理成章,今后走技术岗位,也算承继家学。谁都不曾料到,中队长一句话,直接改写了我的人生方向:“支队王参谋长早已交待,卢世平日后要调去司令部担任内勤,他不能参加卫生员培训。”

那一刻我豁然通透:毛笔报名表上一字一句的认真、新兵连夜夜伏案抄稿的踏实、平日子里沉稳靠谱的行事作风,上级领导全都看在眼里、记在心上。旁人都以为我会背起药箱、手持针管,组织却早已为我铺好了另一条道路——我的阵地不在诊疗诊室,而在案头书桌;我的岗位不在一线卫勤,而在机关笔墨之间。

就这样,我错失了卫生员培训的机会,也彻底锚定了十六年军旅的人生主线:一身戎装,一支素笔,以文字坚守战位,以笔墨化作锋刃。人生路上,从没有凭空而来的偏爱,也没有不劳而获的机遇。往后所有水到渠成,不过是日复一日的认真与踏实层层堆砌。

所谓最好的人生安排,未必顺着自己预设的前路一帆风顺,而是岁月看见你的长久坚守,初心亦不曾辜负自己。

儿子入伍

□ 张杰

正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!”

看了以后,很欣慰,也很感慨,甚至眼眶都有些发热,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

作为父亲,我不是一个多会表达感情的人。很多时候,爱孩子都是放在心里,表现在平时的管教上。以前总是教育他,做人要踏实,遇事要沉稳,不要逞一时口舌之快。我常说“智者沉默,愚者善辩”,就是希望他能懂得,一个真正成熟的人,不是靠嘴上争赢别人,而是靠行动、担当和本事让人认可。没想到,这句话他真的记在了心里。

以前在家,他也有不懂事的时

候,让我生气、让我操心。作为父亲,有时候嘴上批评得重了,心里其实比谁都心疼。可父亲这个角色就是这样,既要疼他,也要管他;既要护着他,也要让他明白规矩和责任。孩子犯错的时候,我可以给他兜底,但心里也一直盼着,有一天他能真正站起来,明白什么叫责任、什么叫担当。现在他说在部队里懂得了纪律、懂得了集体、懂得了再苦再累也要拼,我真的觉得他变了,也长大了。

部队是锻炼人的地方。那里没有家里的随意,没有父母在身边照顾,更多的是规矩、训练、坚持和服从。一个孩子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慢慢磨掉浮躁,学会忍耐,学会努力,学会为集体着想,这本身就是一种成长。作为父亲,我既心疼儿子吃苦受累,又为他能吃这份苦感到骄傲。

了,有两节藕。

我又看到了半在水里、半在岸边的一根粗壮荷秆,虽然挖起来困难,但还是找到了家里的一把大铁锹。先在荷秆的周围打个坝,把荷秆围起来。全部是淤泥,又重又湿,我站在水边,费力地往下挖。挖得很深,终于看见藕了,但这时已经到达了铁锹的最长度,我再也够不着了。正在我犯难的时候,一个去上学的小哥哥路过这里,他今年读初二。他说,我帮你挖。他接过铁锹就干。他比我大不了多少,也不能把藕挖上来。他说,莲藕至少有三节,向前,够不着;向下,坝会塌陷;向两边,会透水。他建议,把藕铲断。然后,他弓身伸脖,抓着锹柄的末端,对着莲藕“咔嚓”一声,挑上来一段藕。我一看,只有一节莲藕的三分之二,还有两节多呢,唉!

莲藕洗净后,我要分一半给小哥哥,但莲藕又粗又壮,我们两人都掰不开。我对小哥哥说,你先吃,留一半给我。他也不客气,接过去就咬。他把吃剩的藕还给我,说上课时间快到了。我接过藕,就啃咬起来……

挖藕

□ 王延祥

时水边的河岸上,也会长出荷秆,荷梗的下面,就有嫩藕。

看到伸到岸边的荷茎,我就用小铁铲,沿着荷秆向下挖。洞口越来越大,洞也越来越深,突然,看到了包裹荷秆的“黑衣”藕节皮,说明荷梗基部到了,快见到藕了。继续挖,前后左右去除泥土,终于看见了白花花的嫩藕。不能把藕弄破,放下铁铲,双手小心翼翼一把一把刨去淤泥,终于逮到了。洗净甩干,猛咬一口,又脆又甜。

一天,在离水更近的岸边,我看到了一根更粗的荷秆。这说明藕更大,埋得更深,也更好吃。我用铁铲往下挖,不小心,把荷梗弄断了。荷梗断了,就失去了方向,而且往下挖,有点渗水了。想到莲藕的香,绝不能半途而废、轻易放弃。估摸着方向往下挖,功夫不负有心人,土里带上来一块黑色藕节皮。藕就藏在下面,双手连刨带抠,终于拿出来

我住的村庄,房屋前后都是由西向东的河流,河里长满了莲藕。这种藕,叫“白花藕”,偶尔开几朵白色荷花,莲藕又白又粗又甜。莲藕,吃的是“头”和“尾”。

所谓“头”,是指6月初,荷梗从水里长出来了,有的头部顶着未开放的卷叶,有的变成了浮叶,有的长成了立叶。此时,荷秆下面的藕,是还没有膨大的嫩藕,口感爽脆。“尾”是指莲藕到10月份中秋节以后成熟。嫩藕向前延伸,形成细长的藕鞭,藕鞭经过一夏天的生长,秋季开始膨大,形成肥大的莲藕。

夏天的大伏天,我经常与小伙伴一起偷偷地玩水,这时只有细长、苦涩的藕鞭,没有藕。要吃藕,只有春天和秋天。

每当6月初,荷秆萌发时,我的心就痒痒的,想下河去掏藕。但是这时候的水还冷,下水会受不了,而且大人不准我下河,水急河深,怕出事。秋后成熟的莲藕,有专人负责采收,虽然肥大,但没有春季的嫩藕好吃。

好在春天时,种藕的顶牙开始萌动,地下的藕鞭是到处延伸的,有

我们是中国退役军人
一日从戎终身热爱军营
经受了革命熔炉的磨炼
保家卫国奉献出美丽青春

我们是中国退役军人
一切听从党中央号令
敌人胆敢狂妄地侵犯
预备役部队就英勇上阵

我们是中国退役军人
十四亿军民一条心

我们是中国退役军人

(歌词)

□ 雪安理

实现祖国的统一与安宁
坚决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

啊
我们是中国退役军人
千万人归队雷霆万钧
正义战争汇聚钢铁的洪流
我们要唱响首战必胜的歌声

高邮湖日落

□ 唐红生

湖水又轻轻送回
桨声落进水里
惊不起一只水鸟
船底擦过水草的声音
岸听着
没有回答

暮色含在湖水的嘴里
化了整个黄昏

膝盖的旧账

□ 柏涛

标拼尽全力,担负起了自己该担的责任,我们从来都是无怨无悔的。

可生活里,时常听到这样一类言论:“当十几年兵兵回来就能安排个事业单位,地方大学生为了几个招录指标挤破头;部队干部回来,就安排公务员,待遇比事业编还高;即使是当两年兵,各类优待政策也不差……”

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没错,可怎么没人问问,有多少人愿意把人生最好的十几年青春都交给军营?有多少父母舍得把孩子送到千里之外、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吃苦?优厚政策待遇的背后,是像我一样的人:拉单杠时手掌磨破了皮,爬战术时肘关节、膝关节血肉模糊,中秋、春节的晚上站在岗楼上只能见到月光洒落的光影,孩子出生时不在身边……更别别说那些参军前活蹦乱跳、退伍时满身伤病的战友,还有那些再也没能回来、只留下一捧骨灰的英雄。是他们,用青春和生命在捍卫边疆,将祖国和亲人牢牢挡在身后,让敌人在界碑前寸步不进。“清澈的爱,只为中国”,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,是刻在每一个军人骨血里的心声,也是用生命践行的誓言。

“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、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”,不该只是一句写在文件里的话,而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,变成每个人自觉的行动。毕竟,我们今天所有的安宁,都有人曾为此拼过命,并正在接续奉献着。

母亲熬粥

□ 闵旭峰

面泛起一层薄薄的米油。母亲用勺子轻轻搅动,粥白里透黄,稠糊糊的。那次,我们弟兄四个狼吞虎咽,母亲连声说:“慢点,慢点!”

几十年过去,母亲有了孙子、曾孙了,她现在用砂锅或电饭煲熬制八宝粥。母亲的厨房常常储备绿豆、赤豆、花生米、黑木耳、白果、山药、莲子、桂圆、红枣、板栗、枸杞、松子仁、黑米、小米……只要孙子、曾孙回来,她就笑眯眯地说:“明天早上,奶奶(太太)给你熬八宝粥。”

母亲熬粥,熬的是时光,是牵挂,是永远温热的人间烟火。

母亲今年八十八,她这一辈子,不知为我们熬制了多少顿粥。

在那粮食匮乏的年代,为了我们弟兄几个能吃饱,她不辞辛苦,在自留地里种瓜种菜,有时点着马灯在栽种。有了瓜菜豆,就有了母亲的粥。

母亲熬的粥品种很多,有青菜粥、山芋粥、慈姑粥、胡萝卜粥、绿豆粥、赤豆粥、藕片粥、南瓜粥……凡是能和米搭配的、可以节约粮食的瓜菜豆,都可以熬成粥。母亲无论熬什么粥,就是香。小时候,我们还在梦乡里,就闻到那粥的香味。

一次,生产队分了新稻子,母亲吩咐父亲去碾了米。母亲用新米加胡萝卜为我们熬粥。她淘一斤米,放了大半锅水,用大火煮沸,然后放入切成滚刀块的胡萝卜,文火慢煮,让米汤慢慢析出淀粉,粥